

賀壽光

戲曲選

戲曲選

PDG

序

王 鸿

濒临黄海的盐阜大地，素有“小戏之乡”的美誉。新时期以来，在这块土地上又陆续涌现出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较高的现代题材的大戏，因此，又被人们称之为“现代戏之乡”。

谈起盐阜大地上产生的优秀现代戏，当然要首推《奇婚记》。这个戏参加1985年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戏曲观摩演出，曾荣获编剧、演出、音乐设计、主演、配演等七项一等奖。直至1989年在山东举行的一次全国性的戏剧理论研讨会上，有些专家仍以《奇婚记》为例来论证优秀现代戏的强大艺术魅力。江苏省淮剧团也因坚持上演了《奇婚记》等一批优秀现代戏，于1990年5月受到文化部的表彰。

贺寿光同志就是《奇婚记》的编剧之一。

我最早认识寿光同志是看了他和陆水同志合作的新编古代戏《宝砚记》。当时尽管感到这个戏的选题不够新颖独特，但编剧在剧本中所显现出的才气留给我很深的印象。1985年初在上海举行的全国现代戏研究会年会期间，我首次看了《奇婚记》的演出。剧作者为剧中人物所安排的大悲大喜的命运，舞台上所展现的大起大落的剧情，主要演员所抒发的大俗大雅的充满感情的唱段，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虽然感到这个戏从剧本到表导演都需要修改加工，仍觉得基础很好，有可能磨出精品。我一方面建

议剧团在为现代戏年会演出时，对某些表演作适当修改，一方面推荐给江苏省剧协副主席梁冰等同志，建议他们去上海看看戏。后来，《奇婚记》参加了江苏省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新剧目调演，荣获当时江苏戏剧界的最高奖戏剧百花奖优秀剧本奖和优秀演出奖。尔后，为了迎接文化部对调演剧目的选拔，直至选中后准备进京前的一段日子里，我和寿光同志接触较多，有时他来南京，有时我们去盐城，在一起研究剧本的修改加工，乃至对某些剧情重新进行构思与调整。寿光同志很虚心，丝毫没有因为这个戏已得过省戏剧界的最高奖而踌躇满志。他才思敏捷，笔头很快，且能博采众长，择善从之。座谈会上大家提出的一些好的意见，他能迅速转化为自己的思维，理出新的思路。经过一次次座谈，一遍遍修改，一句句推敲，一字字润饰，功夫不负苦心人，在寿光和另外两位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奇婚记》剧本终于攀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获得广泛赞誉。

这些年，我还先后看了寿光同志创作的八场现代淮剧《将军泪》，以及发表于《剧本》、《新剧作》、《新剧本》等刊物上的《择优录取》、《放水求水》、《王婆卖瓜》、《有财有德》等小戏曲和一些新编历史故事剧。这些作品尽管取材不同，容量不同，但有一些共同的特色。

一是着力写人。一出戏不论大小，如能在剧中写好一、两个乃至三、五个活生生的人物，这个戏一定能在观众和读者中留下较深的印象。寿光同志深明此点，十分注意在剧中塑造人物形象。在他的笔下，有国民党抗日高级将领，也有社会主义农村的普通农民；有承包厂厂长和被厂里录取的女工，也有育瓜卖瓜的大妈和爱占便宜的队长老婆；有思想境界截然不同的弟兄，也有妄图损人利己和将计就计的乡邻。人物的身份不同，性格各异。读到剧本就可以想象到出现在舞台上的这些人物，是一些各具个性特色的生动形象。

二是注重抒情。要使得观众与读者能与剧中人物取得感知的共鸣和心灵的沟通，往往靠的“情”这根纽带。通情达理，以情感人。真正把“情”写好了，写深了，写透了，作品就能产生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在寿光同志的作品中，不仅写出了历史上和当今的世情、人情、友情、爱情，而且注重抒发人物内心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如《奇婚记》中秋萍在爹爹坟前悲痛欲绝的大段倾诉以及她离家出走前与大憨告别时的难舍之情与难言之苦；在《将军泪》中张自忠决定处决孙二勇前胸中由怜爱、惋惜、愤恨与悲痛相互交织而掀起的狂澜，都在观众和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量。

三是巧于编戏。寿光同志很重视作品的戏剧性，无论是大戏或小戏，既考虑到作品的完整性，也注意到情节的曲折性；不仅是场次较多的大戏，即便是一出小戏，也有起伏跌宕、引人入胜的剧情。如小戏曲《王婆卖瓜》中只有两个人物，通过王婆卖瓜、队长老婆巧珍拦路要瓜、王婆送瓜、巧珍收瓜、打算分瓜直至王婆转回身要瓜等一连串情节，活脱脱地刻划了这两个人物的不同性格。剧情的发展一波三折，承转自然，使人感到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特别需要提及的，由于寿光同志出生于农村，曾长期在农村生活和工作，前年还到一个乡里担任实职，一边工作一边深入生活。因此，他对农村各个阶层的人物以及乡风民情相当熟悉。他所写的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泥土芬芳，而这，正是我们不少专业剧作者所缺乏的。

寿光同志很勤奋，在短短的几年内创作的剧本已能结集出版，确是令人高兴。当然，这本选集里作品的水平还不是很齐，真正称得上精品的也还不是很多。我们期待寿光同志在戏剧园地里不断勤苦耕耘，继续向人民献上新的精神产品。

目 录

序.....	王 鸿 (1)
✓王婆卖瓜 (独幕淮剧)	(1)
✓择优录取 (独幕淮剧)	(17)
✓放水求水 (独幕淮剧)	(33)
✓有财有德 (独幕淮剧)	(49)
✓宝砚记 (八场淮剧)	(65)
✓奇婚记 (六场淮剧)	(129)
✓将军泪 (七场淮剧)	(179)
✓恩怨祭 (六场淮剧)	(225)
✓聪明悟 (八场淮剧)	(275)
✓万岁汤 (八场淮剧)	(331)
后 记.....	(379)

王 婆 卖 瓜

(独幕剧)

内 容 说 明

瓜农王婆，每年送一担开园瓜给队长家尝鲜，这已是不成文的规矩了。她也因此受到了队长的格外照应。然而，这一年王婆却“忘本变质”，不肯送瓜了。为此，队长娘子巧珍与王婆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的喜剧冲突。最后，双方都认识到，时代在前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时 间 夏季的一天。

地 点 队长家。

人 物 王 婆，女，五十多岁，社员。

巧 珍，女，三十多岁，队长妻。

布 景 一桌二椅。

〔欢快的音乐声中，幕启。幕后王婆叫“卖瓜唷！”

〔巧珍从室内出。

巧 珍 咦，那边好像是王婆在卖瓜嘛，一点不错，就是她的声音。（侧耳听，王婆又叫“卖瓜唷”）哦，来了，来了。

（唱）提起卖瓜的老王婆，

与我家关系不一般。

吃饭她先贡头一碗，

开园瓜每年送我两脚箩。

今天她肩担瓜担声声唤，

分明是通知我啊，

分明是通知我，

早腾地方作那藏瓜的窝。

哈哈哈哈！（进室内）

〔王婆上。

王 婆 卖瓜唷！（陡然住口，紧张地压低声音）这块 喊 不得啦！

（唱）前面一座水泥桥，

到这里我浑身打颤腿光摇。

它是那上大街的必经道，

就如同三寸喉咙管一条。

桥头有座“奶奶庙”，

想通过先得把“香”烧。

虽说是如今政策有保障，

我心中还是常发毛。

都因为跟头跌多了，

未曾出门防摔交。

一挑瓜担心就跳，

过这桥如同过那奈何桥。（过桥）

但愿得今日莫把“神”惊动，

省得惹祸把麻烦招。

〔王婆蹑手蹑足过场。巧珍端着一只特大的柳筐从室内出。王婆闪过队长家门，歇下瓜担，手按胸前，定神舒气。

巧 珍 （自语地）咦，喊了一大气，人还不到的呀？

王 婆 （自语地）阿弥陀佛，总算过了这一道“关”！

巧 珍 （放下大筐，出门察看，一见王婆挑起瓜担欲走）
呃——哼！

王 婆 （惊）哎哟！亲妈妈！（跌坐，瓜滚了一地，忙拾）

巧 珍 （急上前扶起）莫怕莫怕。大妈哎，是我啊。你老人家今天胆这么小的！呃，你老人家这担瓜……

王 婆 呃，这瓜嘛……

巧 珍 这瓜呀！

王 婆 这瓜么，嘿，透熟，喷香。

巧 珍 晓得。你老人家种的瓜还会丑吗？我说这瓜……

王 婆 这瓜，嘿，看一眼，心发痒，闻一下，口水淌，吃一口，赛蜜糖。

巧 珍 （旁白）咦，她今天光兜圈子嘛？！

王 婆 （旁白）真象个软蚂蝗，死叮不放哪！

巧 珍 嘿，大妈呀，挑这么远，蛮吃力的，先进屋去歇息，啊。

王 婆 不吃力，不吃力。

巧 珍 哎，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会不吃力呢。

王 婆 人老骨头硬，越老越能撑嘛。（挑担欲走）

巧 珍 （抢过担子）我来挑，我来挑。你老人家歇息。（将瓜担子挑进屋）

王 婆 （自言自语）人不清“神”“神”自到，硬打硬上把瓜挑。

（愤怒地）我，我（手指珍背）哼！

巧 珍 （转身）大妈：

王 婆 哎，（强压怒容，佯装笑脸）嗨，嗨，嗨。

巧 珍 进屋来坐坐嘛。（拽婆进屋）

王 婆 不客气，不客气。队长在家吗？

巧 珍 问你大侄子啊，他上街去啦！

（唱）大清早喜鹊迎门喳喳叫，

就估计大妈你今朝要把瓜挑。

你侄子拖辆车子直朝街上跑，

去买它几斤猪肉来红烧。

几年来吃您的香瓜真不少，

今日要好好招待作酬劳。

王 婆 哎呀，错了，错了。

巧 珍 错不了，错不了。

（接唱）我们两家关系好，

又不是吃吃喝喝把后门敲。

王 婆 嘿嘿，巧珍嫂子，我今天不打算……

巧 珍 哎呀，我晓得。

（接唱）您的瓜不打算收钞票，

越这样我越是应该来松腰。

二斤猪肉还嫌少，

外加上活蹦乱跳的鱼一条。

王 婆 哎呀，我吃斋啦。

巧 珍 吃斋啦？哈哈，

(接唱)那就称二斤百页和大蒜炒，
麻辣豆腐用砂锅子熬。

王 婆 我一辈子就不欢喜吃白食。

巧 珍 放心，不会叫你吃白食，还有酒呢！

(接唱)再开一瓶敦煌洋河曲，

保管你吃得歪歪扭扭疯疯斜斜站不牢，站呀么站不
不牢！

巧 珍 哎唷唷，你看看，光顾了说话，也不先去倒碗茶来，你
老人家坐，坐啊！（进室内）

王 婆 唉！

(唱)这婆娘油嘴滑舌好说话，

分明是想我这担开园瓜。

我今日应该如何来打发？（近筐前抚摸着瓜）

[巧珍端一只碗，用筷子搅和着上。

巧 珍 (接唱)先喝一碗蜜糖茶。

王 婆 我不渴。

巧 珍 唉，你老人家来得不巧，早饭吃过了，中饭嘛……

王 婆 (紧接)还没烧。先喝口茶垫垫咽喉。

巧 珍 嘿，对唷。（将碗放桌上，转身捧起一只瓜）

王 婆 (旁白)每回来全是这一套台词，我早就背熟了。

巧 珍 大妈呀，你家的瓜今年长得不丑啊！

王 婆 马马虎虎，还说得过去。

巧 珍 噢，哎，吃茶，吃茶，吃茶呀！

王 婆 噢，噢。（喝茶）

巧 珍 (旁白)先把点甜头她尝尝。

王 婆 真甜哪，大嫂子，你今天这么客气的呀！

巧 珍 哎，如今不比过去，当队长的不能白拿白吃你老人家的瓜啦！有来也有往嘛！

王 婆 （旁白）乖乖，好大的口气，一小杯糖茶就叫个有来有往了！唔，既然她有来，我就该有往！（对珍）嗨，（指桌上瓜）这只瓜就把你算碗茶钱。

巧 珍 嘿喂，谈钱恼人，我们处的是情意嘛，一碗茶值几分钱哪。

王 婆 哎，留把队长尝尝鲜嘛。

巧 珍 年年总这样。叫人怪难为情的，那我就不客气啦。先替你把筐腾出来。（将担上瓜统统拾进那只大柳筐里，边拾边说）难为你老人家，年年总把我家小狗他爸爸放在心里。嗨，你是晓得的，他顶欢喜吃香瓜啦。

王 婆 （旁白）拾到她那个里头，不就全变成她的了么。（急中生智）哎，对。嘿喂，巧珍大嫂子啊，这些瓜的品种，你还不晓得呢，我介绍把你听听：（每唱一小节拾回一只瓜）

（唱）这只青皮个子大，

人人爱吃的脆酥瓜。

它的娘家千里外，

大名鼎鼎的哈密瓜。

这瓜长得圆又滑，

瓢子绿色大梨瓜。

莫看这瓜只有拳头大，

甜得叫人心开花。

这瓜象只大蛤蟆，

人称“奶奶哼”就是它，

又甜又面多爽口，

老人吃它不用牙。

我种的瓜人人夸，
只只都是顶呱呱。
甜的好似蜜汁化，
脆的赛过糖麻花，
酥的如同用油炸，
面的胜过粘糍粑。
香气更比花露水的味道大，
鲜味超过那二月里的韭菜芽。

巧 珍 哈哈，你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呀！

王 婆 我这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莫当真。（收拾担子）

巧 珍 （一怔，自语）咦，这瓜不是全回到她的筐里去了吗！（跺脚）嘿，现在呀，有些人就欢喜嘴上说尊重领导，实骨子啊，那心里头根本就没得个干部影子。以为那个责任制一搞，干部就不值钱了，就不理睬了，真是老鼠眼睛寸寸光！哼，你就用不着干部啦？做梦哩！俗话说，政策在中央，执行在地方，什么抗旱哪排涝哇，打场哪，还有药水，化肥呀，哪样不从队长手里过？只要你是社员，你就离不开个干部！就象这瓜，离得开藤吗？离开藤就要死，就要把人吃，不是有首歌子嘛，叫叫叫……（唱）瓜儿离不开藤哪，藤儿离不开瓜……

王 婆 （惊慌自语）啊，这分明是说给我听的呀。罢了 罢了 罢了，一担瓜是小事，得罪了“神”就怕要出大事，安稳些吧。（干笑）嗨嗨，她巧珍嫂子，我这个心里，还是有数的，这担瓜，照老规矩，请队长，请请，尝尝哪。（将瓜又拾进大筐）。

巧 珍 不要不要不要。（边说边将瓜朝大筐里拾）大妈呀，不要再客气了，一担足够了，不要再送啦，啊！我家人口

少，吃不了，千万不要再送来了，再送来我坚、决、不——收。哎！（以手拍腰，亮相）

王 婆 （苦笑着点头）噢噢。

巧 珍 你老人家走好。

〔王婆欲下，闻巧珍得意的笑声，气恼，止步，转身。

巧 珍 哼，老王婆子！

（念）天生贱骨头，
也想要滑头。

王 婆 （闻声来火）啊，送了瓜还挨骂！真是岂有此理。

（念）听听不对头！

怒火攻心头，
难道我就该比她矮一头？
不行，
还是把瓜要回头。

〔婆欲进门，听到巧珍声音，又止步，立于门外旁听。

巧 珍 （围着大柳筐得意地转了一圈）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唱）我巧珍前世修来福气旺，

跟了个男人把队长当。

莫看这芝麻官儿职份小，

经济实惠最吃香。

他如今学《准则》事事讲带头，

我内当家管他影响不影响。

他见那树叶掉下怕头砸破，

我可是雷打火烧心不慌。

群众送礼等于鼻涕朝嘴里淌，

因为他终归有事求你来帮忙。

到时候两片嘴唇略动动，

他就感激得把你当成亲爹娘。

这就叫有来也有往，

天理良心两不丧！

王 婆 (旁白)还两不丧，我看你良心早就掉下垃圾坑了。

巧 珍 (接唱)面对瓜婆我把分配方案想，

小姨娘怀娃儿，

送她两只尝一尝。

再送一只把大舅，

省得他馋痨病发口水淌。

这只“奶奶哼”又甜又面还又香，

送把小狗的外婆奶——

生我养我的嫡亲娘。

分配方案想停当，

准备出发——还要换套新衣裳。

哈哈哈！（笑下）

王 婆 哼！

(唱)她那里得意洋洋小曲唱，

我这里阵阵怒火烧胸膛。

说什么有来也有往，

分明是仗势欺人理不当。

说什么鼻涕直朝嘴里淌，

分明是无理耍赖欺善良。

她拿人做情把分配方案想，

我拨动算盘心中拿主张。

过去我看轻自己没份量，

今日里不能再当软脊梁

政策保护我胆气壮，

再说队长也不护这婆娘。

文的武的我全不让，

我今天来它个针尖对麦芒！（进屋）巧珍嫂子！

〔巧珍从室内出，边走边整理才穿的新衣。〕

巧 珍 哎呀，你老人家，你又来啦，我不是说过了嘛，一担瓜足够啦，你再挑来，坚决不收。

王 婆 我、我、我不是挑瓜来的。

巧 珍 不是挑瓜来的，那来做什么的呢？

王 婆 （一咬牙，猛地说出）我是来挑瓜的。

巧 珍 什呢呀？

王 婆 来挑瓜。

巧 珍 挑，挑哪块瓜呀？

王 婆 呸，这担瓜，我要挑走。

〔静场片刻。〕

巧 珍 噢，什呢话呀，我还没听说过呢，送把人家东西又要回头，啧啧啧啧！

王 婆 我不是舍不得这担瓜，我是怕人家说的难听。说我没得脊梁骨，专门拍干部的马屁。人要脸，树要皮，这不难为情嘛。

巧 珍 哎，这有什么难为情的呀，你又不讲，我又不说，哪个晓得？

王 婆 就是旁人不晓得，自己这心里头总归刺刺闹闹的不好过啊！我想来想去，还是把它挑走的好。

巧 珍 嘿，脑后反骨，吃的猪食。

王 婆 你骂哪个？

巧 珍 我骂那些忘恩负义的东西！

王 婆 忘恩负义？哪个忘恩负义？

巧 珍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王 婆 （逐步被激怒，不可遏止）你、你、你，欺人太甚，我

亏过你什么恩？负过你什么义？你说，你讲！

巧 珍 好，我讲点把你听听也好，省得你忘本变质。

(唱)你年纪大，记性坏，

我给你把过去的历史端出来。

曾记得“四人帮”在台上作怪，

揪住你尾巴根子要把刀开。

张三种了方把黄芽菜，

挖地三尺朝土里埋；

李四家母鸡生个蛋，

成了两条道路斗争的活教材，

王五上街把小猪卖，

连批带斗挂黑牌……

全村只有你例外，

偷偷地刨园跑小街。

我们是睁只眼来闭只眼，

护着你你才没把棍子挨，

那时候你就差磕头来下拜，

要多乖来有多乖，

叫你香瓜挑一担，

你送两担上门来。

回回上街不空手，

大饼油条尽我揣。

生怕队长闲闷坏，

特送他一副扑克牌。

又是衣料又是酒和菜，

还替我家儿子买了一双小皮鞋！

王 婆 嘻嘻！

巧 珍 笑什么呢呀，难道你那时候——